

卷之三

◎ 魏文

◎ 袁文

吳興助

三十光

# 全臺文三十九

王開運 《辛盦隨筆》  
邱濬川 《綠波山房文集》  
黃文虎 《臺灣謎學文集》

## 提要

王開運（1889~1969），號幸盦，自署變態老人，高雄人。1910年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曾擔任臺灣公學校訓導。1914年辭教職後，即遷居臺南市，先後任職臺南支店之臺灣銀行、大東信託等單位；並投入運輸業、南郡運送株式會社等事業群。1928年當選為臺南商工業協會長，其後歷任臺南市協議會員、臺南愛護會副會長、臺灣木材商聯合會顧問、路竹庄長、臺灣運輸業組合評議員等職務。於戰後，並歷任臺南市參議員、第一商業銀行常務董事等職。按王氏詩文造詣佳，1930年與趙雅福等人創辦《三六九小報》，擔任編輯，常有作品發表其中，《幸盦隨筆》即為其名作。《幸盦隨筆》不分卷，並不立主題，只以序號區隔篇目。本書各篇唯文章不長，看似流於瑣言之類，其實每篇皆有立意，所談凡記豪家、考古人名、寫歷史人物、言地方名士、論識緯、說典故，抨風潮……等，內容眾多。王氏文字風格，喜以諺諧出之，其文開宗明義即云「日長似歲，遣悶無方，幸盦生既不能襯襦子之趨熱，又不能傲衡門客之隱遁，日惟屹坐書齋，開卷與古人相盤桓於案頭燈下耳。縱目騁懷，遊戲之文字偏多，一爪一鱗，棄之可惜，略為編次，附之棗梨」，所謂「遊戲文字，一爪一鱗」，即可顯見其風格之一般。

邱水（1896~1935），字濬川，號小衙門結仕，原籍佳里興，後遷居麻豆東角里。曾任登雲吟社塾師，著有《綠波山房遺稿》。他常在《三六九小報》撰稿，文字諺諧

雋永，有〈摭談〉、〈詩話〉、〈綠色吟壇日誌〉，在臺灣詩史上異常珍貴。能詩，較擅七絕，文章風格近於明人江盈科《雪濤小書·諧史》。《全臺文》選錄其文，定為《綠波山房文集》，此為邱水之力作，內文並充斥一種本土氣息相當濃厚的格調。

《臺灣謎學文集》非一般俗氣之作，正是文人氣度所尚，文雅之章。如其中〈春燈會林〉引吳江薛鳳昌遂漢齋謎話，強調「其徵謎語有云，書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錄。此語直得謎中三昧矣。謎之最忌者二，一曰俗，如鄉人所猜之謎是也；一曰呆，如蘇滬各地茶肆間，丐者所書之謎是也。是皆沈氏所謂江湖者也，一染此習，便失文人身分。故謎雖屬遊戲，必非胸無點墨者所能從事」，這同時就是《全臺文》的選文標準。

本書各篇名的第一篇，皆標出《三六九小報》的年月日及版次，其年代為昭和時代。

# 目 錄

## 《辛盦隨筆》

辛盦隨筆

## 《綠波山房文集》

一村先生	74
開錢自有開錢福	75
新三國	77
醫生夯轎	79
睡鄉三友	81
三個巧對	83
天師騎虎	85
拙婦巧智	87

1

新論語	89
兄弟三絕	92
騙請害餓	95
弔者大悅	97
新娘官裏去	98
憨生	99
子龍爺操兵	102
文場三傑	103
妬婦記	104
維新婦	106
諧談雜拾	108
文章一道	110
試場笑話	112
好和尚	113
無稽談	115
果報三則	117
小騙局	120

志異二則	121
兩陰陽	123
綠波山房摭談	125
心主知覺運動說	167
回顧錄	171
春閨笑談	173
詩話拾翠	175
圓園詩話	177
綠波山房詩話	179
書高練君	184
登雲吟社序	185
香國落花記	186
續篇香國落花記	196

## 《香國落花記》

# 《臺灣謎學文集》

序	259
五帝之謎話	261
周代之謎話	262
春秋之謎話	263
戰國之謎話	271
前漢之謎話	278
後漢之謎話	285
三國之謎話	293
晉代之謎話	300
南北朝之謎話	308
春燈會林	332
附	
鞠譜遺稿	376
人世百面觀	502

(一)

日長似歲，遣悶無方，幸盦生既不能倣襏襫子之趨熱，又不能倣衡門客之隱遯，日惟屹坐書齋，開卷與古人相盤桓於案頭燈下耳，縱目騁懷，遊戲之文字偏多，一爪一鱗，棄之可惜，略為編次，附之棗梨。

近人有戲以現代名士屬對成語者，如黃興對白濁，孫中山對子午谷，閻錫山對銷金窟等，工則工矣，其如不倫不類何！古人命名，多有所取義，然于數千年來，實不啻恒河沙數，其中竟有天然自成妙對者。今試舉數個，如黎子雲對童伯羽，張大中對胡方平，吳安國對蕭定基，韓擒虎對吳從龍，王應鳳對荀鳴鶴，吳居仁對陳與義，溫大雅對辛少雍，薛半斤對李八百，朱百年對張萬歲，張九哥對王十朋，鄭雲叟對張山翁，凌三聘對劉一止，賈直言對單雄信，顧野王對孔巢父，尹知章對杜審權，繡君賓對向士虎，劉大年對甘延壽，張公藝對皮叔才，繕宗周對馮延魯，辛巫臣對刁端友，吳居仁對高懷德，羅守成對毛鼎新，樂弗忌對王無競，楊王孫對任公子，連三益對陸九思，程千秋對權萬紀，高文虎對程士龍，閔謙孫對殷孝祖，程不識對魏無

等類，可謂工巧絕倫，惜筆者才疎學淺，掛一漏百，不能盡數介紹為憾。

金絲，豈不又霞光燦爛乎。至於兩道眉毛，說甚麼蛾眉柳葉，遠不如夏草漿葦，且有秋木槎枒之勢，豈不有兒女英雄氣概乎。若兩眼，世人多愛秋水盈盈，還是銅鈴炯炯，又似胡桃肥艷，又紅又大，方稱美目盼兮，素為絢兮，一旦菩薩努目，則金剛亦低眉矣！至兩腮，人家多為胭脂色的好，稱他為桃腮杏臉，但此不過紅黃之色，有何可愛，總不若五彩色為妙，五色斑斕，不待塗脂抹粉，方為有形有色。兩鼻則人皆為如懸膽者為上，實不如彎橋倒掛之，一伸指能作五箇大山乎。頭要像斗，方為大模大樣，不愧大幅觀音；齒要如豬八戒所用的釘鉗形，方為合宜。若兩足不必說，自然是愈大愈妙。世盡說金蓮三寸，步步生嬌，這不但不美觀，而且束縛形骸，恐有頂重下輕之嫌，虎頭鼠尾之誚，須配以蓮船二尺，方稱無違下體。至身之長短，若能如金人丈六，則男子如文王，亦拜下風矣！

這種形狀，那怕魚不沉雁不落乎，月不閉花不羞乎，倘得吳道子而圖畫之，不驚為天仙化人，詫為天神活現乎，其不傾城傾國者，吾不信也。列位以為如何！

(二)

識緯之學，始於秦漢，盛於近代，當科學未興以前，信之者，不唯愚夫愚婦，間有賢哲通儒，亦喜談此，然大多出於假藉附會之說。世有傳，宋儒朱晦翁夫子之臺灣聖識者，則直可作勸善文讀矣。識云，臺灣似彈丸，孤懸海外如月彎，勝境蓬萊島，寒暑和平上安全；五百年過後，東洋造端□咧□，人心叵測見，盜賊蜂擁相奪權，劫數誅十惡，改惡從善莫畏煩，公家定公家，兩府七縣三狀元，吾諭一切眾，修身齊家，太平團圓。

世言行裝曰行李，蓋李者理也，謂人將遠行，必須理裝。左傳曰，一介行李；又曰，行李之命，古稱法官曰李法，乃言理法也。

北史敘傳，李氏為堯之理官，因以為氏，後改曰李，是可謂李與理通義之佐證也。

俗謂娶婦曰討老婆，老婆蓋指妻也，然以討代娶，則似含有強制迫取之意，殊不解其所出，乃觀隨書太子勇傳，獨孤后曰，為伊索得元家女，則索字亦未嘗不含迫取之意，如索逋索債是也，然則討字用法，或本于此。

近人談論，多有就字分釋，借題發揮者，予意出其創作，後觀宋人小說，載金陵人，亦喜解字，有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始恍然知其亦有所本。生張熟魏一語，說部中，時習見之，而或不知其出處，茲因錄之於此。

北部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硬，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於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魏熟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

### (三)

中部某豪家，因爭先人屍骸，致涉訴訟，案件離奇，里人異之，殊不知古人，亦嘗有此例。宋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為葬之，衣冠家至今為美談，情節雖異，爭執則同，唯古無差押官，今乏慷慨和事老耳。

觚賸載，李研齋之側室，別號鍾山秀才，常畫蘭竹，婢女墨池，性亦明慧，輒令侍側，宜墨之淡，令以口受筆，退其墨。李詩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胭脂黑」，墨池事絕韻，而閨媛稱秀才，更罕見。蓋古以女子無才便是德，間有一二閨秀，便多自負；若今日，教育振興，才媛輩出，不唯女秀才，則女鬥士，亦遍地簇出，隨處蜂起矣。

內地風俗，每值中元，則互送禮物，成一慣例。相傳有某紳，以鮮魚饋一權貴，至晚，該魚竟由同僚某，轉饋而至，昔顏侍郎度，有詠至節詩，頗

類此，錄之，堪發一噱。詩曰，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盡處渾閒事，原物多時卻再歸。

某處報紙載白龍昇天，鄉黨譁然，予記兒時，曾聞父老，言有青龍，黑龍，卻未聞有白龍，乃閱古人書，始悉景德禪院，有白龍潭，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攬龍事白太守，以長繩繫虎骨，縋於龍潭中，遂得雨。是某報亦有所本，記者學問之淵博，大堪拜服，唯某處虎骨甚少，白龍之逸出，或為犬骨所擾，亦未可知，惜報導未詳，憾甚。

#### (四)

嘗攷古代人名，遙遙千古，年代遠隔，而每有類同者，茲就散見于史籍列傳，或稗官野乘者，摭取一二，以資談助焉。

賀知章，唐永興人，字季真，晚年號四明狂客。天寶初，乞歸田里為道士，御製詩送云，遺榮朝入道，辭老早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尹知章，唐絳州人，少好學，明六經，任國子博士。

張九齡，唐曲江人，字子壽，七歲能屬文，後擢進士，為詞人之冠，號文場元帥。陸九齡，宋全州教授，亦字子壽，嘗與弟九淵，講學鵝湖，卒謚

文達。薛九齡，宋知敘州，吳曦叛于蜀，九齡鳩財治兵，卒討平之。嚴九齡，宋字德廷，新喻人，質敏嗜學，教授里塾，高蹈不仕，紹興間，膺薦不出，年九十四終。

呂不韋，秦陽翟大俠人也，機變莫測，賈于趙，遇異人于途，目之曰，此奇貨可居也。遂以千金西遊，謀立異人，計行，異人逃歸，更名楚，後嗣位則莊襄王。蘇不韋，漢平陵人，父謙，為金城太守，既罷，為李司隸掠死，不韋歎曰，彼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姓名，募刺客，卒報父仇。

江夢孫，字修之，九江人，時號搢紳先生。江夢孫，南唐人，嘗為天長縣令。李龜年，唐，善知音樂，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彭龜年，宋字子壽，乾道五年登第，以母自欺名其齋，世號為止堂先生，卒謚忠肅。黃龜年，宋字德昭，永福人，初應科舉，有縣尉李朝旌為考官，見公文大奇之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領薦，尉喜，遂以女妻之。

他如名安石者，有王安石、陳安石、韋安石；名之奇者，有古之奇、宮之奇、陳之奇、林之奇；名如晦者，有杜如晦、陳如晦、馮如晦；單名一武字者，有蘇武、孫武、何武；單名一嵩字者，有嚴嵩、孫嵩、孔嵩；名萬里者，則有江萬里、楊萬里，其楊萬里又與我南故楊鵬搏氏，同姓同名；最新

穎者，則有以九萬為名，而有彭九萬、程九萬，可謂無獨有偶。餘如蘭相如、司馬相如、王相如等，亦多屬史上著名人物，諸如此類，大有書不勝書之慨。

### (五)

為人最好是不得罪於人，然愈不欲得罪於人，而人偏要強其得罪。是得罪者，出於無心，俯仰不愧，而冒認者，則扼腕衝冠，憤不可遏，冒認之愚，莫此為甚。故吾曰，疑慮之前，不可不作一番之冷靜思索。

自古以嫌疑二字，不知誤盡幾多好人，謗薏苡為明珠，指墳籍為珍玩，二者非帝之察，則冤獄成矣。語云，物腐而後蟲生，疑念不起，譖何能入，此多疑者，不可不戒。

修養云云，殊非易易，必也。有涅而不淄，磨而不磷之信念之工夫，方不為人所動，而免到處作無謂之怨敵，躁暴者，尤宜三思焉。

古人謂疑則生怪，是怪由疑生也明矣。唯最易惹人之疑，觸人之忌者，莫如文字。昔孫樵致王霖書曰，因懼得罪於時，故絕口不言文章，可見文人著筆之為難；然西洋各國，則尊文字生活之記者曰，無冠帝王。何東西文野，相去若是其遠耶，噫！

(六)

前清時代，鳳邑童生，雖與豪南合考，而命題則各有別，蓋鳳易而南難，故時人恒鄙鳳山童生為不通，而成一口頭語。一日有一鳳邑童生，至某處理髮，適剃匠煙桿為煙油所塞，無法可通，憤極呼曰，真是鳳山童生！傍坐之鳳邑童生，驟聞色變，遽起問曰，鳳山童生如何？剃匠自知失言，急轉口曰，予謂此煙桿油水過多，如鳳山童生之滿腹珠璣耳。童生始默然返坐，此剃匠亦可謂善于轉變者矣。

古人謂司書之神曰長恩，於除夕呼其名祭之，則鼠不敢嚙，蠹魚不生，未捻驗否。夫司書之神，不曰長思，而曰長恩，豈司書神，亦有倚馬千言，七步成章之捷才，而不同世之書歟，每構作一文，則終日俯首沉吟，支頤瞑想耶。

怒字以奴以心，蓋怒為感情激發而生，情奮於中，心為所役，遂失其前後之顧慮，自古英雄豪傑，莫不競去是心；故忍字亦以刃以心，此韓信所以受胯下之辱，而坦然不以為意者。故偉大人物，殊不易怒，一怒則天下震懼，是為怒之上乘。

詰旦，速易相當文語，加句讀（叶去）焉，人遂傳為笑柄云。

(七)

予少不讀書，長又作嫁依人，筆墨益復空疎，故平生非不得已，絕不敢言及詩文，蓋藏拙也。近者友人，創刊三六九報，始與二三知己，學作文字生活，而苦無適當別號，畏友某氏，遂以變態偉人見贈，予愛其新穎，拜而受之，今而後，請長以此為號焉。

偉人而稱變態，則其為片面的偉人也明矣。然於此一九三〇年式之分業時代人物，何非片面乎。精究法理，則成法學博士，而於其他科學，不大明矣；阿附權貴，則成變態紳士，而於民眾之言，不大恤矣。彼博士也，紳士也，又何一非片面的者耶。予幸獲變態偉人之號，縱屬片面，庶此後，亦得隨諸君子之後。

予素乏鬥性，又不喜爭，自顧一庸懦之夫耳，乃曾幾何時，而博得變態偉人之榮譽，豈老子之所謂，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者耶。昔劉惔嘗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然則某君亦可謂知我勝我者矣。

芸芸眾生，競事鑽營，自古已然，非由今始，或引證四書曰，回也鑽之彌堅，是顏回非不事鑽營，不過鑽不得其法而已。如是曲解惡謗，其不墜拔舌地獄者幸也。